

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的形成

周芳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邓显鹤不仅是湖南近代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他论诗反对区分唐宋,不喜门户宗派,但又独尚江西诗,推崇杜、韩、苏、黄,诗作恣肆纵横,自成一家,在道光朝执湖南诗坛牛耳。其声名远播于江浙、两广、云贵一带,在道咸时期的宗宋诗风形成的前期发挥了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一是通过与主持东南风雅的曾燠的诗文往来将尚江西诗的主张向诗坛扩散;二是在与程恩泽的交往中通过诗文唱和影响程恩泽的诗学倾向,程恩泽再凭自身高位促使宗宋成为趋势并占据诗坛主流,完成诗风的转变。

关键词: 邓显鹤;江西诗;宗宋;曾燠;程恩泽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192-07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欧阳礪东、郑子尹、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1](4)}自此以后,道咸诗风就与“宗宋”连在一起。论及这股风气,多数论者也会如陈衍一般推源于程恩泽。夏敬观在《学山诗话》中就称:“清代诗,自歙县程春海侍郎拔识多士,风气为之一变。”^{[2](8645)}王赓在《今传是楼诗话》中也称:“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开山之功者首推吾皖歙县程春海侍郎。”^{[2](8647)}事实上,道咸时期的宗宋诗风确由程恩泽推动壮大,但“宗宋”却渊源有自,其中一个源头就是在道光朝执湖南诗坛牛耳的邓显鹤。

弘扬楚地学风。他曾表示:“吾楚风骚之乡,思与礪东、季寿诸君起而张之。”(《季寿诗钞序》)试图建立具湖南特色的沅湘学派。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邓显鹤有极高评价:“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之坚实之基础也。……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之大验耶。诗文之征,言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4](339)}学术界对沅湘学派是否存在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对邓显鹤提倡这个学派的努力是认可的,梁启超就指出邓显鹤是“湘学复兴之导师”,^{[5](97)}可见邓显鹤在湖南学术史上的地位。

不仅如此,邓显鹤也是嘉道时期湖南诗坛的重要诗人,对诗歌有较为系统的认识。首先,他论诗重“言志”,其《九芝草堂诗存序》云:“《传》曰:诗以言志。扬子云:志莫辨于诗。志在廊庙者,其言华;志在山林者,其言质。穷达各殊,皆有皦然不滓,较然不欺之故,宜露于吟咏讽叹间,所谓诗言志也。”认为诗是言志的,是个人志向、抱负、境遇的抒抒;但他又接着指出这个“志”须发乎个人性情,“然志有大小,言有巧拙,苟非本乎性情,极乎风雅,正变源流得失,又加以藻绘雕饰之功,则华近于浅,质伤于直。虽无加损于学行,而合于诗之道则未也。”至于性情,邓显鹤在《栗园学诗图记》中则有进一步解释:“夫诗以理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进士不第,晚年以大挑二等官宁乡县训导十三年。早年厌薄仕进,以搜求整理楚文献为志,“阐扬先达,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3](320)}他极力发掘乡先贤的文化遗产,如整理刊刻王夫之与周敦颐的著作,编撰刊刻《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重新校刊《楚宝》等,努力

收稿日期:2011-07-25;修回日期:2011-09-13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yzc09032)

作者简介:周芳(1983-),女,湖北监利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

性情，其要归于忠孝。孔门之学《诗》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舍忠孝而为言，则其言浮；舍忠孝而言为，则其为伪，浮与伪均不可以为诗也。然则学此者知必有道矣。”强调性情最终要归于忠孝，诗歌创作最终要符合忠君事父之道。其次，邓显鹤强调诗歌的源流正变，反对区分唐宋，也反对自立宗派，其《复曾宾谷中丞论江西诗派书》表示：“某言诗颇不喜辨唐宋之界，尤不服门户宗派之说。以为此事原无古今，惟有真气骨、真性情不随人作计者，能长存于天壤耳。”认为诗之好坏关乎气骨与性情，与宗派无涉。《季寿诗钞序》更进一步指出：“诗至于今，靡不备矣。语性灵者，尚冲澹。矜博雅者，喜环丽。绳检粗立，则以驰骋为戒。规模稍阔，则以边幅为虞。莫不尊韩抱朴，援陶引谢，区界唐宋，陵蹠齐梁。其苟焉，联缀剽窃，拾朱王之唾，以博时誉者，不与焉。然为之者日多而不戾于古者益寡，求其合乎言志缘情之旨，能长存于天壤而不能敝者，岂易言哉。”对“性灵”“博雅”等诸派之说以及诗坛的强分唐宋、模拟杜韩等弊病进行了批评。但他又独尚“江西诗”，其《心铁石斋诗钞序》云：“余不解严、吕江西诗派图说，而于诗独宗尚江西，以谓彭泽而下，涪翁、庐陵、介甫、道园数家，苟得其一二至处，其骨韵神采，必有异于众。”这里的“江西”并非吕本中所言的江西诗派，而是自陶渊明以下的部分江西籍诗人。邓显鹤言诗独宗江西，乃因他欣赏陶渊明、笃嗜黄庭坚，而且平生所交诗人多是江西人士如曾燠、李秉礼与李宗瀚父子、乐均等，因此造就了他的诗歌宗尚。

邓显鹤尚江西诗的态度与反对区界唐宋的立场并不矛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秉性，进而有偏好，进而有选取，此为情理之事，只要感情上的偏好不淹没理智上的分析，就会使一己之宗尚与自立宗派区别开来。邓显鹤虽尚江西诗，但对杜甫、韩愈、苏轼在内的非江西籍诗人同样推崇，其《复曾宾谷中丞论江西诗派书》称：“江西诗自彭泽而下，亦断推数家，不特江西也。有唐一代，杜韩而外，亦几能方驾数家者。数家之中，某尤笃嗜涪翁。以为唐之杜韩，宋之苏黄，如日月并丽，江河并流，浅者必欲区之以宗派，陋矣。”是以邓显鹤的尚江西诗能与不区界唐宋统一起来。

邓显鹤嗜诗如命，在诗中书写忧世与感逝之情怀，如《长沙秋感十首》其十：“落落数公皆结辈，悠悠我里奈时艰。感秋望远兼伤逝，蒿目年来涕泪

潜。”《何子贞典黔试过常，相晤于武陵行馆，有诗见示，次韵奉答》：“忧时兼感逝，欢极转生哀。”早年诗歌描写精微，笔触细腻，如“嫩肥薯蕷紫姜芽，一架葳蕤扁豆花。生怕邻家黄乳牯，多添老蔑缚篱笆”（《野兴二首》其一），写村居的生活情景，富有情趣。又如“溪畔家家昼掩扉，饭香时节无人归。门前水碓偶然落，惊起一双鸂鶒飞”（卷四《新康途中杂诗》），掩着的扉、水碓、惊起的鸂鶒等意象绘出了平居生活的悠然与写意。中年后诗笔纵横恣肆，如《海镜亭观日出放歌》：“初如一线金缕起天末，忽如万斛火齐涌金阙。翩翩炎炎倏明灭，欲出不出光郁发。上烛九天，下瞩九渊，陆离光怪，莫可言宣。我疑此时海水烧已干，大叫龙伯呼天门；又疑馋龙被灼怒焰炽，猝起格斗相噬吞……”时间词“初如”“忽如”“此时”“猝起”等表示推移，紧凑有致，将日出过程绘声绘色道出，使人身临其境，诗笔纵横，气势磅礴，确是“放歌”。又如《雨中望衡山放歌》：“我不如昌黎正直动鬼神，手开衡山九面云。又不如邳侯白衣作宰相，烟霞深处自供养……瀕洞元气无处泄，隐隐绘作若远若近、七十有二突兀之奇峰。乍杳霭而若接，倏惝恍而难踪。但闻湘水汨没、哀猿响答、苍茫万壑来悲风。我疑此时二妃返葬虞帝骨，耳畔呜呜哭声歇。……”以想象中的神仙世界与帝皇传说为材料来抒情，想象瑰奇，句式多变，摇曳生姿，形成迷离恍恍之境，笔力不在杜韩之下。

二

清代嘉庆之前，湖南诗坛一直颇为沉寂，曾燠的《新化五才子诗》称：“楚南屈宋后，作者颇难寻。我疑唐宋间，有才佚名姓。胜国李茶陵，蚩天破荒地。有明一代乐，实以一夔定。越今四百载，先后孰辉映。奇才不世出，灵秀得钟孕。文远属休明，乾隆逮嘉庆。乃于一邑中，郁起若昆邓。”湖南诗人自屈原、宋玉后，声名较著者只有一个茶陵派的首领李东阳，直到乾嘉时才涌现邓显鹤等诗人。究其原因，概因“自密庵、些庵诸老后禁甚严，试帖令行，始稍稍出焉，其父兄以为缘情之作不列义方，其子弟不能咏事，视同轮扁，而存者少矣”。^{[6](2580)}科考重策论与文，不重诗，虽有试帖诗的存在，但自王安石变法取消试帖诗后，元明两朝都未恢复，直到清乾隆五年(1740)乡试才增加试贴诗。在试帖诗重现以前，出于功利目的，湖南严禁

子弟作诗,此种作法很大程度上压制了诗歌创作,使湖南出现数百年无诗的局面。试帖诗再现后,学子吟咏之事才稍有空间,涌现出邓显鹤、欧阳辂、邹叔绩、晏湘门、刘貽孙、黄本骐、黄虎痴、杨蓀圃、孙白沙、吴建轩、吴兰柴、曾云溪等诗人。这群诗人以邓显鹤和欧阳辂名声最大。欧阳辂,原名绍洛,字礪东,新化人,诗才卓越,性格刚介,长邓显鹤十一岁,邓以兄事欧,欧也以弟视邓。两人于诗持论略同,都主张要言之有物,不服宗派门户,倡导诗人自写胸中之天。邓显鹤“每有篇什,辄就礪东与相违覆,引绳落斧,剖析毫釐。书问三反,或终不得当,交嘲互讼,神囚形瘁。已而窒极得通,则又互慰大欢”。^{[3](320)}两人相应相合,同声同力,“在沅湘间独为一派,居然别开门户者”。^{[7](3)}礪东因过于刚介,少与人和,知交唯邓氏兄弟,加上“持律矜,体势稍褊”,因此声名上不如邓显鹤。

而邓显鹤整理乡邦文献的热忱与成就使他赢得了更高的声望。当时湖南籍官员陶澍、贺长龄、唐仲冕等人与邓显鹤都有往来,其中陶澍、唐仲冕与邓情谊尤笃,邓显鹤在《沅湘耆旧集序例》中曾言:“迨长以诗获交海内名宿,于吾乡唐陶山丈、陶文毅二公尤称投分。”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官至陕西布政使,怜才爱士,曾以编撰《湖南诗征》之任勉励邓显鹤,还助邓显鹤刊刻晏湘门的遗稿《湘门诗刻》,诗文往来频繁。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累官至太子少保,是中国近代史上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当邓显鹤于嘉庆十三年(1808)赴礼部试时,只拜访了乡试同年何凌汉,时任京官的陶澍听闻邓显鹤至京,主动前往拜访,从此两人“踪迹稍密”。^{[8](306)}嘉庆二十年(1815),邓显鹤受陶澍之托将其父陶必铨的诗草编次成集,是为《莫江诗存》,并为之作跋。道光五年(1825),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邀请邓显鹤前往安徽编撰《安徽通志·艺文志》。邓显鹤整理《船山遗书》后,陶澍为之作跋。邓显鹤的诗集《南村草堂诗钞》十六卷也是在陶澍的督促下刊刻的,陶澍并为之作序。邓显鹤辑成《资江耆旧集》后,陶澍为其校刊,未竟而卒。两人相交三十余年,情意甚笃,陶澍不仅全力助邓显鹤整理乡贤文献,而且对邓显鹤非常推崇,无形中提升了邓的影响力。贺长龄,字耦耕,号西涯,湖南善化人,历官福建布政使、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在任期间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曾主修《遵义府志》,并委托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眼

界颇为开明。贺长龄任贵州巡抚时逢邓显鹤筹资刊刻《资江耆旧集》,寄银百两相助,其弟贺熙龄与陈本钦更“以书遍抵同乡诸君子”帮忙筹款,助其成事。当时的湖南文化圈有一种浓厚的乡邦意识,愿意为传播整理乡贤文化尽力,对邓显鹤相当推崇,因此成就了邓显鹤,使他享有文坛上的高位,并执湖南诗坛和学术界之牛耳。

当时湖南诗人的诗集刊刻大多由邓显鹤作序,一方面是有有些诗集本身就由邓显鹤推动刊行的,另一方面则由于邓显鹤的声望。邓显鹤曾为欧阳礪东的诗集作《礪东诗钞序》,指出欧阳礪东“尝言作诗当自写胸中之天,不期而与古合,所谓非有受于人忽自得之”的立场,也痛惜礪东所遇之穷。邓显鹤又作有《晏湘门过且过斋诗序》,晏湘门指晏貽琮,新化人,天资聪颖,诗才卓绝,年二十九卒,时人比之为唐代李贺,作诗“刻苦矜慎,鏤心鉞肾而出之,相戒为摩曼之音”,诗作“雕镂刻划,边幅稍隘;而格律严峻,风骨清迥”。^{[9](94)}邓显鹤与湘门于嘉庆七年初会于宝庆,再见于长沙,都未注意其人,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邓显鹤与谭瑞同赴春试,逢同乡杨蓀圃与欧阳礪东,两人对湘门交口赞誉,邓显鹤才予以留意,不久湘门也来京城,出其诗作,邓显鹤大为叹服,视为国之颜子,与之订交。晏湘门早年受业于吴蓀圃、孙白沙二人,吴、孙之后,所服之人只有欧阳礪东、邓显鹤与谭吾肩,邓显鹤曾与欧阳礪东、谭吾肩以及湘门有卜邻耦耕之约。惜湘门早卒,邓显鹤为之恸哭,作悼念诗《得湘门凶问数月矣,一哀出涕,未能成诗。兹检遗集,泫然赋三首以代哭》,有“便倾泪雨成枯海,从此高山有断琴”“呕心刘蛻秋风冢,忍见遗文泪满巾”“故人剩有荒台哭,死骏空教上相求”等句,读之令人泫然。后邓显鹤以湘门遗集呈唐仲冕,得唐仲冕赏识而刊行,由此有邓显鹤作序,无负晏湘门的一番推崇之心。邓显鹤还有《季寿诗钞序》。邓显鹤与陶季寿同乡但不相识,因欧阳礪东而互知互识,后来邓显鹤馆于桂林李秉礼家,而季寿为李之妹婿,两人在李家与欧阳礪东、李家父子等人相唱和。季寿亡后,李秉礼叮嘱邓显鹤为其作序,邓显鹤因此作《季寿诗钞序》,指出季寿诗歌初学选体,继学唐,后学苏黄的诗学门路,与邓显鹤尚江西诗的倾向相似。这些序言初步透露出邓显鹤的诗学倾向,是其诗学主张向外传播的一种途径。

邓显鹤的声望还体现在发起集会上。邓显鹤曾于道光八年(1828)正月,与王金策、黄虎痴邀请沈道宽、

王景章、胡钧、方炳文、林联桂、陈坡、张介福、萧品三、赵秉礼、阙岚、邵梅臣、汤蝮、于启章、黄桐孙、吴育并羁旅宦游之士四十八人集于岳麓屈子祠下祭祀屈原。此祭祀会是由邓显鹤发起的大型集会，会前一日，邓显鹤就邀黄支山与吴山子前往岳麓山畅游，并于吹香亭纵谈达旦，黄支山与吴山子有文纪其事，邓显鹤则以诗纪事，纪事诗共四首，其一曰：“道光八年春，正月甲寅系。涓吉諏斯辰，敬修屈子祭。先期过江去，殷勤约同志……”其四曰：“诗亡骚始作，三百藉不隳。生平忠爱忱，益以芳洁姿。上陈唐虞圣，下愤殷周衰。其言多谲诡，其义主讽规。皜然日月光，定论久不移。……此会足可惜，此举谁其尸？他年添故事，佳话留湘湄。……”“此举谁其尸”传递出主持风会的自豪，“佳话留湘湄”则透露出对此会留传于世的信心。此会规模大，参与人数多，得以在邓显鹤的邀约下进行，展现了邓显鹤在湖南诗坛的影响力。

三

邓显鹤不仅执湖南诗坛牛耳，而且在道咸时期宗宋诗风形成的前期发挥了作用，即通过与曾燠的诗文往来将尚江西诗的主张向外扩散。

曾燠，字宾谷，江西南城人，曾任两淮盐运使，官至贵州巡抚。性喜吟咏，工于诗文，是“国朝骈文八大家之一”，有《赏雨茅屋诗集》等。曾编纂《江西诗征》，收录2000多名江西籍诗人的诗作并附评论，另辑有《江右八家诗》，收录清代江西有代表性的八位诗人。因地缘关系，曾燠宗江西诗，尤其推崇黄庭坚。他热衷风雅，在两淮盐运任上，主持东南风会，筑“题襟馆”邀四方名士聚集唱和，邓显鹤就是其中一位。

邓显鹤与曾燠存在些微渊源。邓显鹤的叔父邓长信为巨野县令时是曾燠之父曾廷澧的属吏，邓显鹤得以在弱龄之时拜读曾燠的诗作。嘉庆十九年(1814)，邓显鹤客居扬州，曾燠恰好过访，读到邓显鹤的诗作，大为赏识，但恰逢邓显鹤北上应春试，未能谋面。道光元年(1821)，邓显鹤至南昌，曾燠居东湖，听闻邓显鹤前来，曾燠驱车过访，两人遂结交。邓显鹤有《章门寓居，枉曾宾谷中丞过访，见惠诗集，兼索拙稿，短述奉谢》诗，表达了相逢恨晚的心情：“公去我则来，琐技谁见掇。……我回湘浦车，公秉天南铎。昨公告休归，我又南客粤。迢迢黔岭间，草木被甄

拔……而此耿耿衷，如病望砭熨。怀此又八年，合并杳难必……昨来卸征帆，晨沐尚未栉。忽枉高轩过，狂吟动长吉。倒展出迎公，穷巷声喧溢。乃知贤达心，怜才若饥渴……”。而曾燠也有《长歌赠邓湘皋显鹤》赠送：“古悲怅触动有作，仰天长啸天为高。饥肠乃不类蝉噪，寒骨乃不同虫号。磋哉此人老蓬蒿，予读其文首重搔。”曾燠还出其《赏雨茅屋诗集》请邓显鹤题诗。邓显鹤作《题宾谷中丞赏雨茅屋诗集》：“欧王并世两雄藩，俎豆涪翁有道园。六百年谁升此座，先生力独辟宗门。浔阳派合千支汇，庐岳峰高五老尊。岂但西江真钵在，要回沧海溯昆仑。”视曾燠为江西诗的传人，赞其有振衰之气力，透露出对江西诗的推崇。曾燠又在《新化五才子诗》中将邓显鹤推尊一番：“邓子曰湘皋，好文以为命。当其情瞳朦，万物皆退听。精思鬼神入，浩气乾坤亘……力与古人争，耻共时俗竞。缅怀古诗歌，诵之知国政。乐或从赓飏，忧或寓讽净。或用于尊俎，所以和会聘。偶然写怀抱，风月亦嘲评。如何近世英，有赋无比兴。古意不必存，自矜辟门径。抑有侈赅博，训话学孔郑。”对邓显鹤等不囿于古、努力开辟门径的行为予以赞赏。

两人结交后，诗文往来非常频繁，在这些往来诗文中，两人就诗学进行了一番探讨，对江西诗表示出一致的推崇，如邓显鹤作于此时的《复曾宾谷中丞论江西诗派书》。此文是邓显鹤诗学主张的集中宣示：“江西诗自彭泽而下，亦断推数家，不特江西也。有唐一代，杜韩而外，亦几能方驾数家者。数家之中，某尤笃嗜涪翁。以为唐之杜韩，宋之苏黄，如日月并丽，江河并流，浅者必欲区之以宗派，陋矣。”明确表示尚江西诗。另有数首论诗之诗，如《宾谷中丞见诗，即依韵答赠，复次来韵奉酬，并寄礪东》：“宇宙有大文，二气相经纬。萌荦始韵语，天籁渺乎复。赓飏导其和，《雅》《颂》鸣其盛。浸淫及汉魏，一线相绵亘。三唐集大成，作者数难更。勃兴先李杜，继起有韩孟。于宋得苏黄，纵响于绍圣。”指出诗歌的发展是源流相续的，《离骚》接续《雅》《颂》而来，汉魏承接诗骚传统，三唐是诗歌的集大成，李杜后有韩孟，宋代则推苏黄，再次表明对杜、韩、苏、黄的推崇。又如《宾谷中丞见过论诗有感》：“古人于诗非苟作，中有所托形诸言。因事即物成激讽，得已不作作必传。后世此意渐昏失，去古逾远言多陈。搜摘花片拾翠羽，品评月露嘲风云。有如市倡竟涂抹，焉取优孟俳衣冠。长扬羽猎洵瑰丽，不规而颂毋乃烦。我思哀乐匪得已，

伦类痛痒原相关。何况忠孝属至性,事关君父难嘿然。古人委曲托男女,浅者或指为淫奔。有唐诗史少陵出,激切呜咽声悲吞。杜鹃啼血拜古帝,豺狼在邑哀王孙。唐家社稷遂再造,此老文字能回天。”诗歌如果只摘花拾翠,品评风月云露,就只是涂涂抹抹的文字而已,必须“因事即物”“有所托”才是“不苟”之作,邓显鹤在此强调诗歌必须关涉家国,书写忠爱之情,而这种寄托与讽喻精神恰恰是宋诗所缺乏的,邓显鹤的批评并没有因偏爱江西诗而有所保留,显示出公正的开明的态度。此番议论主要针对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之浮滑而发,是邓显鹤欲建“廓清”诗坛风气之功的显现。

邓显鹤于道光五年(1825)底,入曾燠幕,为其点定诗文。据载,曾燠在两淮盐运任上对邓显鹤“不远千里专致书币,延入幕府,凡一篇一集,悉属点定”,而邓显鹤“每当高会广座,长吟短咏,应口辄诵,无不惊异,服其娴雅。居淮上五年,挟其才遍游东南诸侯,所至适馆授餐,皆为上客,倾动海内”。^{[10](3460)}在此之前,邓显鹤已有多次入幕经历,如嘉庆十七年(1812)入两淮盐运使廖寅幕,嘉庆二十三年(1818)就馆于桂林李松甫家课李氏弟子,道光五年应安徽巡抚陶澍之邀前往安庆修撰《安徽通志·艺文志》。游幕生活使邓显鹤结交了不少诗人,如乐均、姚椿、吴嵩梁、李石桐、李少鹤、朱小岑、吴庚枚、姚莹等,但与曾燠的交往以及入其幕才是邓显鹤诗学向外扩散的关键一步。曾燠在朝为官,且在扬州时主持东南风会,享有较高声望,邓显鹤既得曾燠推介,名声增进不少,又与曾燠在尚江西诗方面持同样立场,相互揄扬,彼此推尊,对诗坛风气的转移有很大的推动力。

四

邓显鹤在道咸宗宋诗风形成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另一媒介是程恩泽,邓显鹤通过诗文唱和影响程恩泽的诗学倾向,程恩泽再凭自身高位促使宗宋成为一股风势。

程恩泽与邓显鹤同为嘉庆九年(1804)举人,有同年之谊,且邓显鹤久负时名,程恩泽心存仰慕,道光七年(1827),程恩泽督学湖南,驻于长沙。邓显鹤初至长沙时,与程恩泽会晤,并寓程恩泽之宅。程恩泽视邓显鹤为兄长,与之订交,邓显鹤精通医道,曾为程恩泽的母亲医病,两人交情不泛。程恩泽因邓显鹤

而结识欧阳骀东,在按试宝庆后,程恩泽曾邀请邓、欧以及宝庆知府谭铁箫、新化教谕张家渠于双清亭雅集,鄞县沈道宽将此事绘制成图,传诵一时。后邓显鹤任宁乡县训导未赴任而留居长沙,程恩泽按试湘西,两人书信往来,邓显鹤有《复程春海先生书》,探讨师儒之责与设教之法,并提出由训诂至义理的治学门径,切磋学术,引为同调。道光七年(1827)十二月底邓显鹤在长沙与程恩泽相互唱和,酬唱之作甚多,后辑为《北湖酬唱集》。

程恩泽对邓显鹤的诗歌非常推尊,评为“风骨遒劲,魄力沉厚,愈生鞭愈浑脱,所谓百炼钢化绕指柔也”,^{[11](181-182)}对其诗学主张也非常认同,他在《订交诗赠邓湘皋同年学博》中云:“同谱偶然耳,对面不相识。神交共千里,何况几席侧。……诗名三十载,山海溢残墨。倾倒公诸侯,操卷面向北。……我闻师儒官,以道以贤得。士乃天下本,学用三代式。此地屈宋,岂乏走籍湜。徒以利禄诱,诗礼亦作贼。壇宇倘能辟,来者踵相陟。我呼我友助,俯仰愧所植。我友昌于道,其道去华饰。诗文道之余,实具龙象力。文得欧苏正,诗欲杜韩逼。万卷纷在眼,万卷付销蚀。何必拟前古,要自道惛惛。我意从同同,三叹转默默。……我将盟夫子,海枯石以防。读君诗若书,仰屋三叹息。”“诗文道之余”是对诗歌功能的认识,“诗欲杜韩逼”是对邓显鹤诗歌的评价,“万卷纷在眼,万卷付销蚀。何必拟前古,要自道惛惛”强调学古而不能泥古,要自道性情。“我意从同同”表示对邓显鹤诗学主张的认同,“我将盟夫子,海枯石以防”表示与邓显鹤的交情永远不渝。这首订交诗是程恩泽诗接受邓显鹤诗学主张的确证。

具体而言,邓显鹤在与程恩泽交往中显露出来的诗学主张都被程恩泽吸收,如邓显鹤的《赠别王香杜大令东归五首,兼呈程春海学使》之三论道:“声音诚小道,微与性命通。杜韩非诗人,借以写其胸。三百今不亡,中有真气充。诗非无为作,一语破群蒙。纤儿饰伪器,琐屑涂青红。但取悦耳目,徇人昧厥躬。未死神已敝,妄托诗能穷。文章自载道,不仅言语工。起衰复谁责,吾思廓清功。”强调诗歌须发自内心,不能伪饰,如果作诗只是为了取悦他人,获得声誉,那就会“昧厥躬”,丧失自己的真性情,只能“徇于人”。“徇人”之说不仅被程恩泽接受而且被发扬光大,他在《南村草堂诗钞序》称:“诗之流派,至今日益歧矣。为伪体、为谬种,故勿论;论其言稍近正者,且有二

端焉。凡自外入者言必侈，侈必骇耳目，骇耳目则人奔走不暇；自内出者言必粹，粹必愜乎己，愜乎己则人赏誉，必不至骇耳目，当其造端万物，始也见己之哀乐，不见人之是非，然后巧专而外滑消，故其诗成若鬼神也。使徇乎人，则必失诸己。宇宙之大，聪明才知之积，地有其人。竭平生之力力于诗，卒无所成就者，无他，皆徇乎人者也。己之外无道，己之外无性情。道尊则其言尊，性情正则其言正。”一个人若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巧专滑消，按照他人的期待来创作诗歌，只能丧失真我，真我一旦丧失，纵使竭尽心力创作，也难以有所成，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所说的“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一致。邓显鹤和程恩泽关于诗歌“徇人”的论述确有认识上的高度。

邓显鹤尊江西诗崇黄庭坚的诗学立场对程恩泽也有很大促动，邓显鹤在《复曾宾谷中丞论江西诗派书》中称：“江西诗自彭泽而下，亦断推数家，不特江西也。有唐一代，杜韩而外，亦几能方驾数家者。数家之中，某尤笃嗜涪翁。”表明倾心黄庭坚。程恩泽早年是学温庭筠、李商隐的，这一论据虽因其早期诗歌遗失无法论证，但与程恩泽关系较深的张穆在《程侍郎遗集初编序》中提出的“初好温李”可以佐证。^{[12](3)}尔后程恩泽立主学黄，其“诗亦生辣，而多硬直处，以其力避凡庸，刻意新响”。^{[2](8648)}从温庭筠、李商隐到黄庭坚的诗学路径的变化，固然有学养增加的因素，但是邓显鹤的推介也是一个桥梁。

邓显鹤对韩愈的推崇也影响了程恩泽。邓显鹤在《北湖怀古和程春海学使作》(道光七年之作)中称：“平湖一曲郴州北，寒涧荒畦寻不得。先生健笔百川障，蛮中再睹昌黎伯……作歌亦拟附韩门，奈区宏辈非籍湜。”将程恩泽之诗与韩愈相提并论，同时表明自己也想侧身韩愈之门。《移居后连日大雪赋呈春海学使》：“吟怀倍忆昌黎叟，属和还应到冷官。”《赠别王香杜大令东归五首，兼呈程春海学使》之五：“如君用世才，诂科轻舍诸。不见昌黎公，荐士时延誉。”都是以韩愈之怜才爱士来比赞程恩泽。程恩泽对韩愈也非常推崇，在《徐廉峰仁弟，诗律精密，才笔华整，得唐贤三昧，顷以问诗图相属，因取问唐贤意，仿遗山绝句奉答，略举数端，罅漏正不少也》(道光十五年之作)中论道：“少陵无体不雄奇，韩子精神托古诗。为问南山缘底作，可能无愧北征辞。”透露出他对杜甫和韩愈两大诗人的尊崇。杜甫和韩愈都是诗才和学才丰富的诗人，杜甫学问深厚，论诗重视学问，主张“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诗中常用议论等散文笔法。韩愈同样好学，他自言“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诗作则以文为诗，造语新奇，务去陈言。与杜甫相比，韩愈的诗作更有法可循，因此韩愈成为程恩泽的师法对象，他“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12](3)}被钱钟书目为清代能学韩愈的诗人之一。^{[13](177)}

邓显鹤与程恩泽酬唱的诗歌显示出以学问入诗的倾向。他们的唱和之作往往叠韵再叠韵，如《移居后连日大雪赋呈春海学使》《醉司命日作，复用前韵和春海学使》《复雪次前韵呈春海学使》《叠韵再酬春海学使》，显示出深厚的诗才与学力。他们不仅叠韵，而且还用险韵，正如邓在《复雪次前韵呈春海学使》之二所形容的：“耽吟恰忆聚星堂，险韵尖叉白战忙。但觉诗情在驴背，时于野岸露髭杨。”“险韵”指诗歌多用险韵，如程恩泽的《订交诗赠邓湘皋同年学博》中有“我将盟夫子，海枯石以防”，押“防”字，邓显鹤在《枉春海学使寄赠订交诗，次韵仰答，兼简丽生》诗中言“升沉分已定，不籍詹尹佯”，用“佯”字，并在旁边注曰“原押‘防’字”。尔后程恩泽在写给邓显鹤的书信中就此有专门说明：“拙作订交诗押防字，用《考工记》而遗却水旁，其实防可通泐。按《说文》，防，石理也；泐，水理也；枋，木理也。石理圯似当用防字，若水理乃借耳。防又通仿，尊作押仿字，极方雅。”这番解释不仅凸显出两人学问的博雅，也透露出两人以学问入诗的倾向。“尖叉白战”指诗歌语言多白描，白描则导致散文化，如邓显鹤的《复雪次前韵呈春海学使》之一：“冻合江天寒未已，堆馀庭户积还新。更无荒径能容辙，坐拥寒毡怕诣人。画意弥漫烦北苑，歌声隐约出东邻。不妨檐流斋厨湿，一涤空庖甑上尘。”用白描手法描述雪后的天寒地冻，又不乏对“檐流”的细节描绘，是宋诗特有的笔触。邓显鹤作为诗坛名宿，其诗歌创作方式与风格对程恩泽都有影响。程恩泽在湖南学政之任结束回京后，与祁寓藻等人的诗歌往来也延续了同邓显鹤酬唱时的特点，往往叠韵再叠，还以偏字僻字入诗，崇尚学问。乃至程恩泽日后在《金石题咏汇编序》中提出这样的论断：“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昭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将性情和学问列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并且视学问为性情的源泉，认为学问深广性情才能厚实，学问成为诗歌创作最重要的因素。由此程恩泽提倡宗杜、韩、苏、黄，

走宗宋之路,使古典诗风发生转变。

在宗宋诗风的倡导过程中,程恩泽作为主持风会者,自身的诗学素养也是重要因素,如道光七年,程恩泽在与邓显鹤的书信中说:“诗诚小道,然使无真性情、真学术不足以昌之。泽投君订交诗,沾沾于诗者,正以诗见先生性情学术耳。”认为诗歌虽然只是小道,但与性情、学术相通,已指出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此点被邓显鹤吸收,他在道光十一年(1831)作《与谭桐生孝廉书》时就称“诗虽小道,性情见焉,学术寓焉,治术通焉”,诗歌与性情、学术甚至治术是一体的,这种论调明显是程恩泽诗学的再现。可以说邓显鹤与程恩泽在诗学上是互相吸收的,但邓显鹤对程恩泽的影响要多一点,特别是宗杜、韩、苏、黄的诗学门径方面,邓显鹤是程恩泽的向导。故推源论始,不得不承认道咸时期宗宋诗风的形成有邓显鹤的奠基作用在内。

参考文献:

[1] 陈衍. 石遗室诗话·卷一[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 转引自钱仲联. 清诗纪事[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 [3] 曾国藩. 邓湘皋先生墓表[M]//曾国藩诗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4]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5] 梁启超. 说方志[M]//饮冰室合集·卷 41(第五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6] 唐仲冕. 陶莫江先生遗诗序[M]//罗汝怀. 湖南文征·卷 71.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7] 陶澍. 南村草堂诗钞序[M]//邓显鹤. 南村草堂诗钞.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8] 邓显鹤. 陶文毅澍小传[M]//沅湘耆旧集·卷 137(第五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07.
- [9] 邓显鹤. 晏湘门过且过斋诗序[M]//南村草堂文钞.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0] 刘基定. 宁乡训导邓湘皋先生墓表[M]//罗汝怀. 湖南文征·卷 116.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1] 程恩泽. 与湘皋先生书[M]//邓显鹤. 南村草堂文钞.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2] 张穆. 程侍郎遗集初编序[M]//程恩泽. 程侍郎遗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3]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Deng Xianhe and Song Poetics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s

ZHOU 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Deng Xianhe was a famous philology expert and a poet in the history of Hunan Province. He insisted that both poems of Tang dynasty and poems of Song dynasty are well written. Among ancient poets, he preferred Du fu, Han Yu, Su Shi, Huang Tingjian and so on. His poems were full of momentum and reached a high level. He had impact on Song poetics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s. He got it with the help of his friends Zeng Yu and Cheng Enze.

Key Words: Deng Xianhe; Jiangxi poems; advocate poems of Song dynasty; Zeng Yu; Cheng Enze

[编辑: 胡兴华]